

欽定周官義疏

欽定周官義疏卷第十一

地官司徒第二之四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正義

鄭氏衆曰。萬二千五百家爲鄉。

王氏詳說曰。五

官中惟正貳攷以職稱。鄉大夫亦以職稱者。鄉大夫六卿也。所以別於六官之屬。

案州長黨正皆曰敎治政令。而鄉大夫則曰政教禁令

者。鄉大夫六卿也。用其體望以統六鄉。而不與治民之

事下經使各以教其所治。又曰各憲之于其所治蓋州長黨正始有民治故鄉大夫職不言民治也。非惟不治民亦不聽羣吏之治。鄉師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是也。遂大夫則兼聽治訟以無王朝之事也。

通鑑王氏安石曰。經於鄉大夫曰政教禁令。州長曰教治政令。黨正曰政令教治。族師曰戒令政事。閭胥曰閭之徵令。比長曰比之治。命官之意。其輕重皆一字間也。政令爲重。禁令次之。戒令又次之。徵令爲下。鄉大夫州

長詳於教而兼政。黨正族師詳於政而兼教。間晉則承上之政教而掌其徵令耳。比長則並無所爲令矣。

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行下孟反

同
下皆

正義

鄭氏康成曰。其鄉吏州長以下。王氏安石曰。攷

攷知其實偽。察見其精粗。王氏應電曰。每歲以黨正所書。州長所攷者。復攷察之。以爲異時賓興之本。

鄧氏元錫曰。德與行並言。欲內外兼舉。道與藝並言。欲精粗一貫也。

德行曰攷。道藝曰察。蓋互言之。

魏氏校曰。鄉大夫皆六卿所兼。而同受司徒之灋。蓋禮以義起。在朝則冢宰重。在鄉則大司徒重。在軍則大司馬重。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

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
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正義

王氏昭禹曰族師所統者寡故使校其數然後登

之於籍鄉大夫所統者衆第因族師所校者登之而已

小司徒領比灋於六卿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故

鄉大夫以歲時登之

鄭氏康成曰國中城郭中也

賈疏

以對野故知是城郭中

國中復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免之野

復者少役者多故早征而晚免之入其書者言於大司

徒。鄭氏衆曰。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

不收役事也。貴者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

者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

若今癃不可事者復之。

賈疏並舉漢法況之。

賈氏公彥曰。七尺

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征之。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

若田獵五十則免。祭義五十不爲甸徒。若征伐六十乃

免。王制六十不與服戎。不辨國中及野外也。

黃氏度

曰。征不言歲而言七尺六尺者。歲雖登而身不及。若挫

短侏儒則舍之 陳氏深曰。國中地近役多。故晚征而

早舍之。野地遠役少。故早征而晚舍之。 刘氏彝曰。貴。

命士以上賢者能者俊造學士。

案後鄭以征爲稅。又引此以證大宰九賦爲口率出泉。

遂爲聖經莫大之薄蝕。若易稅爲役。則其義可與陳氏
深之說相足。蓋注謂國中役者少。野外役者多。以人言
也。陳氏謂國中役多。野役少。以事言也。唯國中之服役
者既少而役事又多。所以征宜遲而舍宜早也。唯野之

服役者既多而役事又少所以征宜早而舍宜遲也

小司徒領比灋于鄉大夫使簡稽而登諸籍故曰入其數鄉大夫既登諸籍故曰入其書古者以六卿爲軍將而周官之六卿實兼鄉大夫則車徒雖分調于畿內而必以鄉民爲本蓋主帥與列校士衆不相習則不可用也朱子詩傳謂天子鄉遂之民共貢賦衛王室爲平王遠成申許言之耳羣儒遂謂鄉遂之兵不調是謂道聽而塗說也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比必
里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衆寡謂鄉

人之善者無多少也。

賈疏案。鄉飲酒堂上堂下皆有衆賓。不言其數。此經衆寡兩言來觀

禮者無問
多少也。

變舉言興者。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

禮禮而賓之。厥其也。其賓之明日也。獻。猶進也。王拜受

之。重得賢者。王上其書於天府。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

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也。

賈疏案。內史職有策。命諸侯羣臣之事。故

使內史貳之

朱子曰。德者有德。行者有行。藝者有藝。道乃

識得。德行藝之所以然也。注云。能有道藝者。蓋通曉事

物之理。所以屬能。賈氏公彥曰。天府掌寶物。賢能之

書亦是寶物。故藏于天府。



王氏詳說曰。五家爲比。不過防其奇衰。未必有可

書之事也。五比之間。則書其敬敏任恤。是於六行之中。

可書者二。四閭之族。則書其孝弟睦端。是於六行之中。
可書者四。其於德行道藝有所未備也。至五族之黨。然
後書之。五黨之州。又從而攷之。至三年。鄉大夫又攷之。
然後賓興焉。可謂詳且慎矣。

餘論

葉氏時曰。選舉之灑。就不知鄉舉里選之爲是。然
必有以教於平時。書於每歲而後可攷於三年。後世科
目盛行。天下相率爲詞章利祿之學。雖一旦欲行旌舉
之典。以求德行道藝之士。不可得也。甫田詩或耘或耔。

烝稷嶷嶷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此見井田之行不惟
兵農不分而士農亦不分也。呂氏祖謙曰三代時士

惟進德修業上之人自求之故待之甚重而攷之則甚
詳後世乃士求上之爵祿故上之待士甚輕攷之又略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
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注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爲舞

正義

賈氏公彥曰鄉射之禮者儀禮鄉射云豫則鉤楹

內堂則由楹外又記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堂謂

鄉學據鄉大夫所行射禮豫謂州長春秋習射於序。

鄭氏康成曰。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衆民。

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

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者。又

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

賈疏。禮記。射義文。

詢衆庶之儀若

是乎。郝氏敬曰。鄉人衆多。詢其能是五物者。進而與

之射。何氏喬新曰。詢問衆庶。求其人以儲養而待舉

也。

卷二
凡射。衆耦皆合。揖讓相先。故取其能和。勝不勝相形。

辨正 娟嫉易生。故取其能容。和容。興舞。則方射之時。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也。於獻賢能之書後。卽以此爲詢者。所以勸董興起羣士。使感奮踴躍。爲後舉之本也。賢能德行道藝既成者。故謀於鄉先生。五物。材質可造者。故詢於衆庶。

辨正 王氏志長曰。鄭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賈氏以爲和居六德之終。故曰載。孝居六行之始。故曰包。其說辨

矣。然解容爲孝。終屬牽強。不若後儒謂五物皆指射言。
蓋古者射以觀德。虞書所謂侯以明之。五物非射不能
知。猶後世觀身言之法也。

案

鄭氏鍔謂州長射而不飲。黨正飲而不射。非也。卿大

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
於州序。則先飲酒可知矣。又據射義。謂卿大夫之射始
兼飲酒。故州黨但言以禮會民。以禮屬民。不知州長乃
中大夫。黨正亦下大夫。顯與經背。

存疑鄭氏康成曰。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

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俟也。馬氏融論語注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二曰和容。三曰主皮。四曰和頌。五曰興舞。

賈氏公彥曰。鄉射記。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則否。鄉射在城外。衆庶皆觀焉。故得詢此五物。

國大夫士之射禮。皆於庠序行之。庠序不定在城外也。唯君有射於國中。謂在寢耳。大夫士之寢庭。不足以容射。故鄉射記云。其餘則否。豈城內獨少衆庶乎。庶民雖